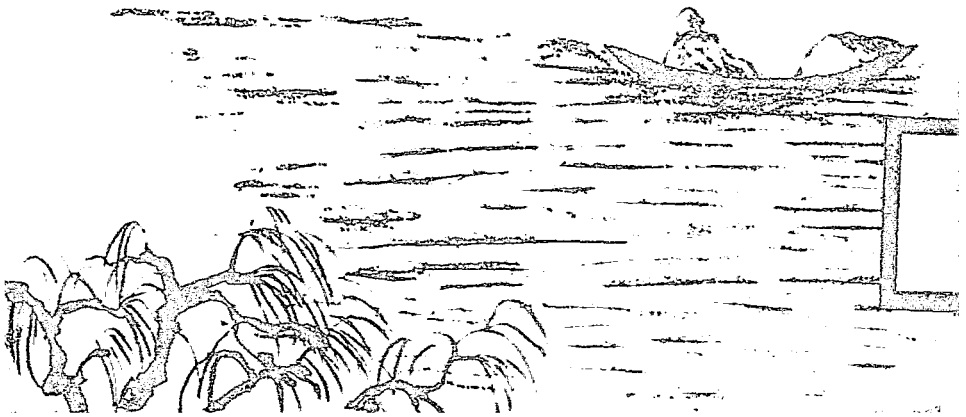


赤蘘之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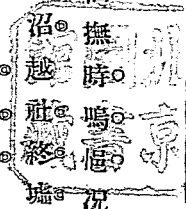
MG  
125  
162



輒。音。相。端。面。工。廬。荷。乃。勞  
 託。波。勢。匿。繁。愁。則。芷。烟。生。  
 篇。絳。髯。翹。憂。文。障。斂。塵。塵。  
 章。外。又。翹。腐。通。面。芬。塞。鞠。  
 三。幽。或。賦。臆。多。蒙。榛。路。春。  
 復。襟。憑。竄。于。恨。游。彭。怒。燧。光。  
 斯。逸。弔。等。是。游。屐。蠡。莫。蔽。逝。  
 作。韻。湖。杜。霜。豪。遠。則。木。天。零。  
 龍。尤。山。甫。夕。涉。孤。波。晝。水。花。  
 鍾。足。徊。體。削。雨。蓬。欲。躡。山。愁。泣。  
 衡。珍。蘭。之。墨。長。征。世。鬼。江。絮。  
 賞。昔。杜。方。晨。飛。岸。轉。若。嘯。咽。黏。  
 賈。傳。鐙。琳。鼎。猿。此。能。無。再。恨。顧。  
 過。秦。夢。檄。甄。隨。峯。迴。惻。則。有。平。斑。窟。  
 三。凍。蜀。甄。形。燃。迴。鴈。斷。古。淚。界。  
 閩。月。之。燃。迴。鴈。斷。古。淚。界。  
 去。鑄。文。犀。燭。景。旭。賦。  
 楚。魂。灑。氣。精。光。殆。  
 古。淚。濱。豪。尖。  
 賢。憂。憤。

赤壁之游序

中華民國十六年丁卯麥秋五十三峯樵子序



赤  
壁  
之  
游  
序



## 赤壁之游

著者曰：余自失偶後，游讖息絕，惟以筆墨自娛，近方譯述近代文  
化史，日或數千言，餘晷則作小詩詞，留覆醬韻，蠶居斗室，治亂不  
聞久矣。一日老友林鶴巢挾一西友至。指謂余曰：吾爲君介紹見  
此儒拉先生，彼自美洲來華游歷耳。余指榻延坐，鶴巢笑曰：數月  
不見，以爲君返江南矣。余曰：家無半椽，吾歸亦客。鶴巢曰：君不憶  
蒹蘆風味乎。余曰：固亦思鄉，安得餘錢，恣吾游覽。曰：儒拉君將組  
織探險隊，君能助以一臂否。余曰：吾國開化數千年，無火山冰洋，  
何險可探者。曰：將探人險耳。南中厲行赤化，甚於洪水猛獸。此君  
欲實地調查，歸以警其國衆。君固能詩，當知叔後江山處處生人  
憑吊。杜陵詩史，非待自離亂中耶。余聞而大動，以英語與新客作

長談，商略良久，除吾三人外，更覓一庖丁，一美洲獵戶，每月餽余二百元。議定，略略處置家事，而儒拉則挽美使，爲請游歷護照，一星期後，此小探險隊，已自京漢路，聯翩南下矣。

車行未久，已過蘆溝橋，見橋欄石獅無數，蹲踞昂首。如送行人。而各站已續續而過。夜至邯鄲，漸入河南境，偶念盧生事，低徊身世，無限淒涼，擁衾倦臥，忽忽入夢。明日抵彰德，遙望樹陰中，紅牆綠繞，鶴巢曰：此袁項城墓也。念此公生時，氣蓋一世，時人擬爲魏武，且有疑其僞死者，晚節蹉跎，一瞑不視，可哀也。吊以小詩云。

一枕黃粱晚，蓋遲。新華門外草離離。料非魏武衣冠塚。阡表、何、滋、後、世、疑。

未幾抵黃河北岸，車行極緩，知將過黃河橋，倚窗四望，見黃流浩

漫不知際極，既達南岸，氣候漸覺溫和，儒拉訝而問故，余曰：此吾國南北分界之緯度耳。復得絕句云：

崑崙一脈起微波，其奈中原鼎沸何。天意早分南北界，故教神禹鑿黃河。

俄見芒山，有土穴若穹門，土人皇皇出入，儒拉駭曰：天乎，今爲何世，胡有此穴居之古族。急出快鏡，攝影數幅，什襲藏之曰：此吾旅行中第一珍品矣。因自述漫游往事，如讀小說，老獵人亦述彼在非洲縱獵之歷史，自矜其勇。晚餐後，倦而就枕，夢中已過武勝關，晨起抵孝感車站，已掛青天白日旗。有黨軍糾察隊，持械登車，徧查旅客，見衣履華好者，內、外、衣、囊均須摸索。顧時時縮手納胸際，一老者受檢畢，倉皇呼曰：吾囊中鈔票失矣。黨軍撫槍作勢曰：汝

欲擾亂秩序耶，恐係奸細，叟失色哀免，羣客噤若寒蟬矣。車既出站，儒拉曰：自此漸入險境，吾等宜嚴加戒備，老獵人曰：然則趣拭吾槍，儒拉止之曰：友乎，尙不需此，吾等入此奇異之國度，宜以鉛筆力抵日記簿，逐日記載，供獻社會耳。余等同聲贊許，幸此車廂中，無他客騷入，果屬垣有耳者，殆矣。既入大智門站台，黨軍獨集。目光兇射車客，似欲擇肥而噬，鶴巢見有短衣赤足，襟綴白布，書有搬運夫字樣，招使代肩行李，跳夫犂視曰：運出站台，每件大洋五角，余大駭，操鄂音謂之曰：每件例給銅版四枚，胡爲婪索，答曰：此工會新章，君爲我同鄉，每件減五分可也，儒拉趨前問故，余以英語報之，挑夫怒曰：汝與此，可殺之白狗同行。每件非九角不可。余揮之使去。更覓他人，皆掉頭不願，不得已，酬如其數，將出柵口。

稽察益嚴，見吾輩中有兩白種人，索驗護照，訖，掀眉曰：「此北京護照。國民政府不能承認。交涉良久，始允電詢美領事，轉知外交部，換給護照，方始放行，遂呼車馳入預定之旅社，余倦極，略略晚餐，酣睡達旦，起時，儒拉已往領事館換護照，余與鶴巢出門游覽。見華界滿貼五色傳單如下：

「打倒帝國主義」 「收回租界」 「打破資本階級」

「共產主義萬歲」 「打倒軍閥」 「打破家庭制度」

「戀愛自由」 「廢除孔教」 「打倒英狗」

「蘇俄萬歲」 「列寧不死」 「勞工神聖」

等標語，其餘則歡迎鮑羅廷，歡迎加倫，或歡送某某，五光十色，目不暇給，凡短衣敝履之流氓，聯臂橫行，路人側目，至普通商



人，皆憂形於色，雖黃陂街，花樓，一碼頭諸鬧市，亦氣象愁慘，如義和團時代之北京。至一小肆前，人如環堵，有兩惡少，出赤索將繫一老人項，撐持甚苦，詢知叟爲肆主。兩少年卽其傭夥。工資月定三元。近忽要求，加至十六元。肆主不允。遂索得工會捕人狀。來捉肆主。俄老者呼曰，吾願舉全肆付汝二人。我退爲傭夥。月得十六元足矣。隨往工會。不知究竟。

明日。儒拉約游黃鶴樓至一碼頭。方臨流喚渡，見一華服少女，妖媚無倫。兩少年夾侍，笑語甚濃。女忽舉手，分挽二人項。狀尤猥褻。警察近在咫尺。不加干涉。鶴巢微語曰，此豈知人間有羞恥事耶。

余曰，赤黨治下之女郎，固應爾爾。吾等過江至黃鶴樓，見舊時聯額，毀棄無餘，滿壁徧貼奇異之傳單，或愛情畫片，上席則懸馬克

思，列寧潑來加諾夫路易布蘭孫文諸人遺像。閱之能作十日惡，余等憑欄遠眺，則漢陽雲樹，鸚鵡漁村，歷歷在目，儒拉以游鏡徧攝江景，與致殊高，老獵人見沙上羣鷗，悔來時未挾獵槍，鶴巢曰，江山如畫，吾友當有佳作，余曰，自蒞漢皋，如游地獄，安能更事推敲，憶樓中舊有佳聯，不知何往，因以鉛筆追錄如下，

我從千里而來，看江上梅花已開到紅羊劫後，誰云一去不返，聽樓頭玉簫又吹將黃鶴飛還。

鶴巢點頭嘆息，時儒拉攝影已畢，余等歸就晚餐，明日使庖人赴菜廠購食物，糾察員見彼未綴工會記章，謂非廚役，格不使入。午後，余出外購物，見有新建築榜曰血花世界，窗帘檯布，無一非紅。即洗崽領袖，亦滿鎮紅布，望之如一片血光。門前車馬圍塞，聞肆

主亦亦爲中堅，黨員宴會，殆無虛日，余覓座小飲，烹飪悉從俄俗，忽聞有隔座呼余者，驚視，則友人沈小川爲某銀行行員，移樽共話，飲啖至甘，飯罷，往某盆湯同浴，陳設華潔，價值殊昂，因黨軍所定娛樂捐極重，而備值加高，不得不取償於顧客，余等方解衣將浴，忽澡室大譁，一侍者，狼狽奔出，面有爪痕，詢知有浴客面壁，箕踞，呼使，搓背，髮短而潔，膚膩如脂，良久，轉身向外，赫然女體，侍者力唾而逃，女裸體，追逐，力爪其面，謂侮辱娘子軍，勇士法當死，他客調停，罰納五元，復竟其役，出時，軍服革鞞，桓桓作武夫概，實二十餘麗姝也，余駭極，竟爲罷浴，沈君低語曰，君以此爲怪耶，此輩梭巡旅館，見有少年，獨宿者，欸關逼，與同榻，違則，手槍出矣，初程濟，在江西被圍時，娘子軍袒胸臨陣，北軍錯愕，癡視，聽彼挾程濟

出險，故遇事優容。以面首爲酬庸之具耳。余歸語同伴，儒拉呼天祈禱，謂不應聞此穢語，而老獵人則力拭槍機，誓遇此雌狐必殲之。逾日，余挾鶴巢同訪沈君，始知黨軍據鄂，搜括已數千萬。其政策如下，

一初到時，凡武漢市房宅，各納房租一個月，充犒賞費。

二富戶捐，凡財產在五千元以上者，捐五十元，一萬元以上者，捐一百五十元，餘以次遞加，有舉發富戶者，照捐數提成充賞。

三發行不兌換鈔票一千萬，勒令市面流通，從前湖北台票，概行作廢。

四凡鄂紳如地皮大王俞某、孫武、張彪、石星川、劉歆生、陳

宣周樹模湯瀚銘等之地皮房產。均指爲劣紳土豪，一概沒收，卽黎元洪在黃陂所設之小銀行，幾爲籍沒，經黎往返電爭，始允發還。

五 凡廟產善堂，如救生局，清節堂，育嬰堂，養老院等，一律沒收。

六 工會不僅各大工廠，凡手藝傭工，及娼優龜鶻廚役僕婦車夫，皆有工會，所納會證費，以工資厚薄爲等差，最賤之工，起碼交大洋五角。

七 各種雜捐，不勝枚舉，較從前稅率，增加六倍有奇。

至傭工加價，減少工作時間。勞動界初極歡迎，兩月以後，漸生反響。有某紳因事晚歸，命廚役治食。廚役謂過法定時間，不能工作。

紳怒。揮之法。廚人往訴工會。判主人辭退傭工。應罰十五元。紳願納罰如數。卒驅廚役。使妻女自爨。自此鄰里相戒。勿僱庖丁。於是廚役失業者數百人。至包車夫。亦以此挾制主人。過時不候。凡有包車者。均將車夫辭退。彼等改拽營業車。而索值太奢。生涯驟落。痛詈工會害人不已。各商店以工資加增。一律提高物價。而銷數大減。紛紛倒閉。即銀行中人。爲本埠潮流所逼。薪水加高。然滙兌寥寥。提款多而存款少。固無紅利可分。且坐食山空。亦惟樹倒猢猻散耳。將來失業者多。必有混亂暴發之一日。此漢口極大危機也。余等歸寓。以沈君所述各事。編入日記。

逾日將入湘。鶴巢擬由長岳路。而儒拉謂舟行樂。余亦欲以洞庭烟水。滌我塵襟。遂從其議。船既啓碇。茶役入問所需。余叩其有無。

工會，彼切齒曰：果無工會者。吾輩生機，尙不遽絕。君知茶役無工資，而酒賞月可分三十餘元。今工會強定工價，而黨軍來往，又亂佔房艙，公司因減少班期，消極抵制，吾輩所得不及從前之半。語畢，咨嗟去。未幾過赤壁，見懸崖峭削，石色殷然。鶴巢曰：周郎一炬，竟千古留痕耶。余曰：黨治之下，此壁安得不赤。今吾等所往之地，皆赤野千里矣。既抵岳州，停泊良久，以待湘軍檢查，余倚窻眺望，見有兵艦泊江心，船人告余曰：此吳孚威當日駐節之利川艦，今歸黨軍矣。念此公舟居經歲，日以飲酒賦詩自遣，而卒爲左右所悞，躑躅中原，李廣數奇，古今同慨，爲賦截句云。

南渡倉皇數已奇。英雄遲暮尙能詩。田橫島上孤帆影。落日曾翻上將旗。

明日余醒獨早，侍者進盟具，問入洞庭未，曰：已見君山矣。余草草盥漱，急携遠鏡至艙面，見嫩日微升，水天一色，君山峯頂尙隱薄霧中，漁舟三兩出沒如鷗，余此時肺腑都清，將漢泉所見形形色色，已拋入雲水光中，不留纖影，口占一絕云：

潑波如鏡霧初開，已見漁翁打槳回。  
不爲得魚能換酒，君山詩上釣船來。

詩成再四吟哦，甚願與漁翁易地，忽徬巢呼曰：早餐且冷，君尙在此高吟耶？是日飽看湖光，不談赤化，而儒拉仍處處攝影，想彼歸國時，將滿載吾鄉山水，飛渡太平洋矣，迨過陳零磯湖口漸狹，知長沙已近，呼侍者束裝，未幾船抵西門外，挑夫蜂擁登舟，楚音震耳，索價之奢，與漢口相似，知其濡染赤化深矣。登岸時，關吏見兩



白種人，檢査尤苦，示以黨政府護照，始放入城，余離長沙廿餘年，此來不勝城郭人民之感。第一觸目者，即爲雜色傳單，詞意與漢口相似，既入旅社，餐後各自休息：

次日同出遊覽，爲定王台、屈子祠、賈太傅祠諸古蹟。蓬蒿滿徑，久未汛掃，至鄉賢祠、昭忠祠、節孝祠，以及湘軍名將各專祠，黨人斥爲淫祀，一律沒收，所過街市，景象蕭條，足知商民之痛苦，長沙無多工廠，工黨勢力，雖不如漢口之盛，然各種工會，應有儘有一日，余出外購物，忽見羣衆，披一老者，過冠以綠布帽，一少年，執鞭，且行且撻，其背詢此叟何章，有人告余曰：叟設小肆而距家遠，有族侄肆學，嬉氏囑爲其叔，送飯，侄曰：吾爲工。不爲汝執賤役，叔聞而呵之，侄怒往訴，工會遂拽叟游街，蒲鞭示

辱耳。湘人素重禮教，自組織婦女協會，諸女剪髮袒胸，妝飾詭異，出恒數日不歸，且議設男女待合所，美其名曰戀愛公關，逼節婦改嫁，女尼還俗，財產歸公，苛稅多至數十種，最奇者，爲棺材捐，皮衣捐，纏足捐等項，大紳中如會左、胡彭諸裔，謂其先世媚事滿漢，應沒收其遺產，幸譚延闓爲之緩頰，始允發還，然納捐已逾鉅萬矣。逾日聞萬衆游行，各執紙旗，大書廢除孔祀，焚燬經書等語，余與蕪巢隨往聖廟，見大成殿前，積書如阜，先聖牌位，亦擲置亂書中，須臾舉火，諸青年鼓掌如雷，余曰，人心死矣。是邦不可復居。歸寓賦詩曰，

泣鳳傷麟道已窮。可堪秦火徹天紅。誰知伏氏傳經後。又見長沙厄祖龍。

明日促儒拉由長岳路返鄂，至岳州站時，余方上月台，忽有捉余臂者，駭視則里人吳嘯滄。寒暄數語，知彼將由此入川。堅留余為竟夕之談，余因商請儒拉等，遲我于漢口。是夕假座岳陽樓，為嘯滄祖餞，席間贈詩云：

巴陵抗手已深秋，剪燭開樽百尺樓。山色連吳含畫意，江源入漢漸橫流。他鄉送客難為別，亂世辭家悔遠游。此去萍踪君莫問，西風萬里倚吳鉤。

夜間抵足長談，嘯滄云：唐生智初至長沙時，彼亦在唐幕中任事，繼見彼極意搜括，財政支配，均請命於鮑羅廷。除報効俄員外，卽以宣傳為大宗，再次為軍費。至補助民生，則一毛不拔。而黨軍將領，無不腰纏數百萬，任意揮霍。始知彼等犧牲祖國，臣服蘇俄，

者仍爲一身富貴計耳。遂拂袖長行，潛往各地，運動反赤，茲擬入川，游說長江上游各軍，待時而動，以掣黨軍之肘，不使萬惡蘇俄之走狗待志中原，則吾國猶未全亡也。余聞之，肅然起敬，亦語以此行意旨，明日遂別嘯滄，入漢就儒拉，當晚附船至九江，決意休息兩日，略攬匡廬之勝，次日晚餐後，月明如水，余約鶴巢往游琵琶亭，即香山泊舟處也，余坐樹陰中，微聞有絃管聲，隨風飄送，知來自板橋樂部，憶民二僑寓潯陽時，數挾歌姬夜飲，舊地重來，頗有前度劉郎之感，復得詩云，

一鉤殘月照蟲沙，野寺重尋劫後花。我亦江州舊司馬，清宵揮淚聽琵琶。

鶴巢曰，客中母太傷心，且歸養碧螺春，共消長夜也，次日同登廬

山，千峯萬壑，天風振衣，環山多古剎，林木陰翳，微露塔尖，又石室無數，夏日西人恒來此避暑，遙望如仙山飄渺，使人意遠，余等據巨石野餐，爲半月來未有之樂，唯一不愜意事，各名勝處，所遍張黨軍狂謬之傳單，如『打破人類廉恥』『婦女裸體游行』等語，余憤極向寺僧索片紙，狂草一絕，榜其右云，  
野鶴無心掠水過，是誰塗抹玷烟蘿。  
北山舊有移文在，奈使峯巒竊笑何。

而僑拉則挾老獵人，到處攝影，日暮始緩緩歸廐，明日略出購瓷器，較往時價增數倍，詢諸肆人，云，黨軍稅則至苛，勒用不兌現鈔票，工資復加增不已，貨值雖高，營業日落，因歉獻不已。午後余等遂乘南歸車往南昌，舍館定後，復出調查街市，所貼傳單尤夥，因

黨人左派，膺集此間，共產主義，較湖南尤烈，各鄉有農民協會，行三三三一制，如得稻麥十石，以三石交省政府，一石交農會，其餘六石，田主與佃戶平分，各縣皆有黨部，凡地方公益基金，悉爲黨部魚肉殆盡，追令學校，以共產主義爲主要科目，而大紳如文廷式、劉廷琛、李振鐸、張勳等之子孫，指爲宗社黨遺孽，下令捕逮，逃則沒其財產，又主張公妻制，徧地皆娼，余等居數日，決計由贛州入粵，買舟逆流而上，沿岸村舍零落，釐局稅卡，則懸青天白日旗，勒索往來船隻，無微不至，小舟如葉，出沒石灘間，余等蹉伏如囚，日以魚蔬果腹，此行如未挾庖人，則不能下咽矣，舟行十餘日，抵贛州，余有故人劉某爲贛巨紳，余驟造其居，相對有如夢寐，彼云粵軍入贛，其家損失至鉅，又有無賴，密告黨人，指爲首富，欲加以

劣紳土豪之罪狀，洩人說項，捐餉息事，已傾其產之半，余深爲扼腕。次日劉君招余等同飲，略盡東道之誼。第三日遵陸南行，以肩輿代步，日僅數十里，沿途旅店湫隘而價昂，因黨軍捐重也。至南康路事憩息，而深山古郡，觸目荒涼，詢以黨軍政績，人人切齒。繼抵南安，景尤蕭索，一日鶴巢所乘輿，有一人失足而仆，鶴巢呵之，其人曰，吾業此僅月餘，曩亦紳衿，以直言忤黨人，指爲反革命，火吾廬而籍吾產，不得已以賤役養親耳。鶴巢憫之，遇險路則下輿以蘇其困。是夕宿大庾嶺下，見山脈橫亘如屏，不知其極，屋後有老梅數十株，古幹杈枒，初無蓓蕾，余曰，古云十月先開嶺上梅，胡尙枯寂若此，肆主曰，嶺南梅已盛開，踰嶺須盡一日程，君等宜早息也，明日雞初唱，肆人已促余等起，出時殘星三五，霧氣猶濃，山

徑迂迴，下臨深澗，與夫呼語曰：先生毋假寐，果傾跌出輿者，則全身  
 壘粉矣。日午始達嶺脊，與夫坐地喘息，余等亦出輿眺望，見山下  
 梅花如雪，氣候已近初春。儒拉與余等握手歡呼，如探險家發  
 現新地者，休息良久，復登輿下嶺。余在輿中，譜大江東去一闕云，  
 游聽乍繫是誰家玉蕊，催人離別茅店鷄聲。天未曙，我又  
 搖鞭先發，狹徑盤雲，懸崖習瀑，故示狂生罰。天風吹送，千  
 山一笑，飛越忽逢萬樹梅花，春光如海。早向南枝，洩遙  
 念孤山林處，士冷抱珊瑚，仙骨縞袂臨風，淡妝照水，繪出  
 昏黃月倚逢驛使，清樽莫負香雪。

是晚宿嶺南野店中，又數日抵南雄城，外駐黨中至夥，蓋贛粵交  
 界重鎮也。物價之昂，較湘贛高至數倍，黨軍晝夜梭巡，居民畏之



如虎，嶺南氣候，與腹地不同，冬令亦無冰雪，男女多赤腳，黨軍苛稅，較湘鄂尤重，惟無皮衣指，纏足指耳。未幾至始興，附江船往韶州，船中有糾察隊多人，偵查旅客，故無敢議及黨治者，余等至韶州登陸，厲某旅社，屋宇華好，而價值奇昂，此地距廣州近，黨人之氣餒日張，民生亦日蹙，雖極苦人，非日得兩元，不能生活，黠者非入黨即爲盜耳。自此由粵漢鐵路至廣州，余等寓沙面某英商飯店，沐浴理髮，洗去征塵，晚餐時肴酒俱佳，略補沿路舟車之苦，衾枕溫軟，夜夢尤酣，明日着手調查，知此地爲中國赤化製造場，而全省政權，操自俄人鮑羅廷加倫羅加覺夫數人之手。凡進退人員，均出自鮑羅廷意旨，廣州有流行語云，「識得鮑羅廷官運不怕走不通。不識鮑羅廷勿向政界去混充。」孫科與宋子文因事

衝突，宋曰（我做鮑羅廷的官。他人何能干涉。）云云，可知廣東早已精神亡國，彼等尙侈言北伐耶，茲就盤據廣東之俄黨，列左，

鮑羅廷身兼四職，握黨政府最高權，粵人謂爲廣東皇帝，

參謀主任 加倫 羅加覺夫

軍事委員會高級顧問 加倫 滔羅馬也夫 羅加覺夫

夫

航空局長 里司德 李湄

海軍局長 斯米諾夫

海軍校長 斯米諾夫

軍事交通監 脫拉特溫

政治訓練部顧問 尼羅夫 施乃德

緝私委員 斯米諾夫

第一軍顧問 芝散加 博羅夫士

第二軍顧問 曾那夫

第三軍顧問 西廉 巴羅夫

第四軍顧問 孔節士

第五軍顧問 伊連

第六軍顧問 錢尼羅

第七軍顧問 馬邁夫 革買莫夫

第一獨立師顧問 錢里斯渣柯

警衛軍顧問 基路弼

此外航空技正十六名，暨黃埔軍官學校，海軍局，各軍充

指揮技師者，尙有三百餘人，至各鐵路稅局鹽務菸酒煤油等，稅收機關，悉派俄人稽核支配，華員特供其驅策耳，哀哉。

遇蘇俄革命紀念日，省會高搭彩台，俄旗與黨旗交叉懸掛。鮑羅廷爲主席，粵省官吏，鴈行侍列，鞠躬致賀。如覲至尊。復迫民衆集台前，三呼蘇俄萬歲。當地耆紳有閉門痛哭者。人民所受之痛苦，罄竹難書，不願更污吾筆，惟各黨魁喪心賣國，使東南數省人民，齊隸蘇俄奴籍，萬死不足蔽辜，因感賦一詩云：

血。灑。玄。黃。舉。國。狂。燃。其。煮。豆。引。封。狼。紛。紛。五。代。興。亡。史。貶。筆。偏。嚴。石。敬。塘。

余等調查粵事，可四星期，憤火中燒，釀成狂易，遂決計覓事排遣。

往游羅浮山由廣州附廣九火車，至石龍鎮，易小舟抵鐵牆潭，登陸，入羅浮，徧歷名勝，居山中五日。始歸寓。又二日，復由廣三鐵路，至三水，附輪至高要縣游巒湖山，至最高峯慶雲寺，此寺建於明末崇禎間，今近三百年，名人過此，多留聯額，主僧迎余等入客堂，忽見故人某，有木製楹聯云，

塵夢未醒人自苦。

江山無恙我重來。

書法唐碑，句尤冷雋，余以久滯燕塵，音問隔絕，今讀下聯七字，不勝感慨矣。是夕宿僧舍，又明日再返廣州，心境爲之略靜，余等遂離此萬惡之黨政府，附海船至廈門，登陸，見海關高懸青天白日旗，而街市傳單，隨處皆有，使人厭苦，所寓旅社，爲余昔年移家北

上時，僑寓侯船之所，回首前塵，百感交集。明日易淺水輪往福州。入馬江時，水警稽察至嚴，俄至南台登岸，聞音胸磔如鳥鳴，不僅爾白友愕眙，即鶴巢與庖人亦大窘，幸余略能通譯，始僱輿入城。良久至西門大街，寓某旅館，肆主挾簿籍請旅客署名，余斗憶曩在閩治軍時，曾遣人捕逮黨人宋某不獲。今彼已授黨軍司令，且爲左派中堅，果知余客此者，危矣。因以僞名署籍，並密告諸友，次日與鶴巢同出，余以深冠覆額，且加黑色眼鏡，至舊鹽道署後，訪我故居，見大門封鎖，標以某司令部封條，想屋主又因事被捕矣。而門前兩榕樹，濃陰蔽畝，枝間倒垂椶色之長鬚，如萬繩拂地，鶴巢訝爲奇觀。余曰，榕樹爲閩中特產，故曰榕城，曩余居此時，夏日恒與家人就樹陰啜茗，今身世都非，而老樹尙自爲榮落，可傷也。

因低吟曰，

江。湖。搖。落。髮。髻。髻。又。掛。征。帆。渡。海。南。華。屋。至。今。三。易。主。樹。猶。如。此。我。何。堪。

鶴巢曰，君又傷往事矣。且他往游覽，余收淚謝之，遂往三山泉沐浴，鶴巢笑曰，此間或不更遇娘子軍，余亦爲解頤。俄見鄰座有浴客橫陳，一少年，傅粉熏香，貌如美婦，躡坐矮橙，以雙肩承兩足，爲之搥搨，雙股輕重疾徐，如有節奏，其人，已合睫欲眠，少年尙奏技，不已。鶴巢曰，此胡爲者，余曰，此輩多變童，閩中汚俗耳，繼有軍服者入，管見少年招使往，握手搵腮，如調歌妓，睡人醒，不見少年，置其曠職。軍官立出手槍，羣客代哀始已。後聞此少年，爲軍官所據，寵之專房，月給數百金，足知黨人揮霍矣。聞中軍隊至雜，非流

寇即土匪，分據郡縣，就地籌餉，課稅之繁，較周蔭人任內，增加十倍。各華僑財產，沒收殆盡。又主張公妻，節孝坊悉爲擊毀，聞仙游縣知事爲畢業女生。貌美而長於社交。故得膺民社。一日有無賴強污村女。扭送鳴冤。知事諭其父母曰。汝女未嫁。人盡夫也。胡爲健訟。自此廢除。姦非律。邑中有女者。人人自危矣。余等居十數日。僱船上溯。至延平。卽鄭成功故里也。鄭氏哀故國之淪亡。憤濤胡之竊國。以孤軍據台。灣數世。愛國保種。較今日賣國求榮之赤黨爲何如。余弔以詩云。

海天風雨哭田橫。義士橫刀萬虜驚。國破尙遵明正朔。千秋惟。有。鄭。延。平。

又三日至建寧。登陸。往游武夷山。山僧進苦茗。葉長二寸許。香味



極濃，值亦奇貴，吾等各購斤許。明日復乘肩輿往浦城，偶過縣署前，見一人坐地悲泣，詢知其人，以索債起訴，縣令斥曰：汝富而彼貧，理宜周急，政府方實行共產，汝乃以債務起訴耶？更罰二百元充公，是以泣耳。又一日至清明鎮，已入浙境，次日宿江山縣，此邑多船妓，寶竹坡所謂「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即船妓事也。余等至衢州，亦坐江山船，惟座中無妓耳，自此歷龍游、蘭谿，至嚴州，換船入嚴江，兩岸風景殊佳，儒拉沿途攝影，積片盈篋，至桐廬，停泊一日，游子陵釣台，山高水長，使人景仰不置。越二日過富陽，經閘口入杭州，寓西湖旅社，水光山色，羅列几案，是夕飽啖湖魚蔬菜，味尤甘美。明日儒拉曰：今即着手調查耶？余曰：西湖山水之佳，爲吾國冠，今當屏除一切，飽看湖山，待游興將闌，更

事調查未晚也。自後每日僱小舟，徧歷湖中名勝，薄暮始歸，而水木明瑟中，時時發現黨人文告，附壁如疥，如曩游廬山時，同一感想，一日余游三潭印月，見彭剛直神龕中，已易列寧畫像，彭公所書聯額，及畫梅石刻，悉爲毀棄，東南文物，共付劫灰，可惜也，因譜水龍吟一闋云，

南來情事都非垂陽又繁蘭橈任湖山一角風花滿地幾  
 回凝佇燕悞重簾鶯迷舊苑春歸何許看西冷橋畔萋萋  
 芳草是蘇小埋香處記得劉郎前度擘雲箋徧邀仙侶  
 清樽畫舫淺斟低唱豪情夢絮峯蹙眉痕波含淚影替儂  
 酸楚把狂名收拾叮嚀魚鴈帶將愁去

湖中寺院，籍沒歸公，遊客均須納費，卽私家園林，亦科以極重租

稅，游船最小者，月捐三元，樓船增至三倍，以及茶酒諸肆，按籍抽收什一，故游客寥寥，湖山寂寞，余等徜徉湖上者，可一星期，復徵輯黨人稜史，其搜括政策，與湘鄂閩粵無甚區別。而特稅如絲茶綢緞，金華腿，紹興酒之屬，稅額增至四倍以上。不得不提高物價，而銷場大滯，各縣徧設黨部，凡善堂學校基金，提充軍費，聞第一次入杭之便衣隊，悉爲某將軍里中子弟，嗣孟昭月反攻入城，捕殺淨盡，迨杭州再陷，父老電某，責其貽誤青年，摧殘鄉里，某怒，授意將領大捕父老，謂爲反革命，使以輸金贖死，浙人恨某入骨，誓將掘其祖墓，余爲賦南樓令云，

殘月滿荒山，征衣淚未乾。  
聽胡笳吹破霜天，一將功成枯  
萬骨癡不過是青年。  
鞞鼓隔江喧，將軍衣錦還，一聲聲。

只說歸田再到江東尋父老千里外沒人烟

兩星期後，余等自滬杭路至上海寓跑馬廳某某飯店，見各租界均以土囊塞路，僅留微缺出入，因黨軍至滬，便衣隊在華界大肆搶掠，強污婦女，復將侵入租界，故西僑戒備極嚴，余等知事變未已，擬勾留數星期，以觀其變。未幾而各工廠大罷工之聲浪日高，物價之昂，無與倫比，而共產黨佈滿滬濱，凡流氓幫匪，悉編入便衣隊，憤蔣中正獨裁高壓，聯合湘鄂閩粵左派中堅，編貼打倒蔣中正之傳單，蔣知環境險惡，紛調嫡系軍隊駐滬，抑制總工會，捕殺工會首領，解散市黨部，而左右兩派之傾軋，日益露骨，實則暗中角鬪，已非一日，每次右派軍事向外發展，左派即有鼓動罷工之舉。如漢案未發生時，宋子文與某國銀行借款，行將簽字，英界

忽然暴動，借款中止，又黨軍曩在汀泗橋與吳軍劇戰，廣東兵工廠，黃埔學校工役，相率罷工，卽其明證。人但知徐謙與蔣不睦，實則汪兆銘乃其大敵，去年汪使人講蔣登中山船，將仇以白刃計敗，蔣大素主謀，汪忽失踪，自寧案發生，左派通電奪蔣兵權，汪忽出現於上海，自任調停，實則汪歸而左派之進行益急，迴翔數日，密赴漢皋，嗾農工抗納課稅，掀動外交，鮑羅廷又令將廣東兵工廠機件，移至漢陽廠，所出子彈，禁止輸送前方，以掣蔣氏之肘。最近窺蔣氏有聯日制英之議，北四川路，突有人拋擲炸彈，擾亂日界安寧，此中作用，大可尋味。又女黨員暗中活躍，以與男子爭權，首領卽某夫人，某某女士，均爲政府委員，此孀雖力主女子參政，組織女宣傳部，所設女秘書，女局長等，均軍服佩槍，不甘雌伏，與

男子共浴之娘子軍，卽隸其麾下，黨旗所至之地，則婦女協會，應時產出。打破一切廉恥。滬上自入黨軍治下。除公娼外，華界台基，驟增數百家。卽早經禁止之裸體寫真。磨鏡團。人獸合歡等。誨淫淵藪。同時復活。此均婦女解放之成績也。吾編書至此，忽見報載漢口舉行裸體游行，初僅兩無恥男子，茲後定五月後將組織女子裸體游行隊五百人。均選乳滿臀高有曲線美者。屆期魚貫游行。一絲不掛，高呼『打破廉恥』口號。此舉如仿蘇俄革命初成時，婦女開放之示威運動也。嗟乎，赤黨不除，則人類退爲禽獸，吾四千餘年之古國，行爲赤俄治下之奴星，地獄沈淪，萬劫不返，吾審至此，不忍更續，遂盡數星期之力，譯付儒拉惟詩詞從略，彼與老獵人放洋歸國，誓以此行所得，印行二十萬部，散佈美洲，以救

美利堅民族，臨行復饋余與鶴巢各四百元，庖人則予以半年工值。余等亦乘海輪至天津，小住二日，復歸京寓。鶴巢語余曰：此游記宜卽付梓，惟何以名其篇？余曰：此次浪游，意在調查赤化，而自鄂入湘時，吾舟首經赤璧君字鶴巢母冰坡老赤璧賦所，謂羽衣縹離者耶。吾將名吾書曰赤璧之游。

KBC  
G  
25  
62